

台词	注释
	<p>地点：上海 时间：1940 年代，（人物的心理时间，不止于 40 年代，或解放初期，80 年代直至今天也有相似） “上回说过”什么？或“不在这世上就没事”既不是聊天的开始也不是聊天的结束，而是悬置状态中的俩人，这种境遇在现代小知识分子中游弋。人物 A 性格特点比较于 B 来说，略微内向，但不乏谈吐意趣。人物 B 相对 A 来说，更加直率，热爱表达，两人都在台词中变化游离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是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互相取暖的一种人物关系。</p>
<p>A：上回我们说过这个事情对吧，你看你念念不忘，余波未了啊？专挑大礼拜六，要找回青春？是不是？</p> <p>B: 哈哈，礼拜六！亏你想得出来，明明是你念念不忘那些马路文学吧，我跟腋讲啊，就我俩这关系，有些我必须说。我不说谁说，老周说？大徐说？这些旧日子早就瓦特掉了。</p> <p>A：诶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说过这么苛刻的话，好歹上礼拜我还吃过老周家的酒。</p> <p>B：吃人嘴短啊。看来你还是识时务嘛，那干嘛开始碰那个底线？ （说罢伸手倒水，等小动作，眼神不看 A，故意不面对）</p>	<p>双方为作家好友，私交甚密，也喜欢互损，嘴毒心不毒。“礼拜六”暗指礼拜派（鸳鸯蝴蝶派，属于被当时自由左翼所批判的“右派”）。</p> <p>B 开门见山，谈及政治“底线”的事。</p>
<p>A（动作：喝茶，叹气，丧，目视远方）</p>	
<p>B：你晓得我在说什么，别人不知道我知道，怎么？个嘛想念“复古派”了？十里洋场没玩够啊。</p> <p>A：腋误要乱讲啊，个嘛新时期要有新观念嘛。</p>	<p>“新时期”模糊的指向新民主主义的新时期，也指文艺座谈会的新时期，也可能指向文革后的新时期，以及今天作为一种新时期。</p> <p>B 的肢体语言丰富，”十里洋场”与“葱油面搅</p>

<p>B：暂时松动，那是暂时的……南方啊，一直都这样，你觉得没事了，其实事儿没完，只是一碗搅了一下的葱油面，最后搅来搅去谁都逃不掉。</p> <p>A: 这不一样呢，我没有那么游戏，写的也不是闲书，更不是为那帮买办写的。</p>	<p>来搅去”这些意象时。要拿着手或扇子比划。</p> <p>A 心想你怎么跑来拽测我了。</p>
<p>B：嘿呀，你到为了买办那也没这阶级了啊，本来嘛，我们是教条了，但是立场要在啊，没立场做什么做啊，个嘛开头一个“话说”，结尾一个“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”就拉到了，（a 暗笑）我的意思是你啊，先不说有没有才子佳人这回事，先别想歪啊（手指着 a），我反的是空虚平乏……</p> <p>A：（眉头紧锁）</p> <p>B：也不是说你，我看大徐就危险了，套话一堆，改头换面的“下等人”文学。</p>	<p>虽然在互相讽刺，但是完全是相互知根知底，但说到对方创作问题时略显紧张，同时也在掩饰自己。</p> <p>A 觉得有点紧张。</p> <p>B 开始打圆场。</p>
<p>A：别说大徐了，他就是已经在那个宇宙里了，之前做阿水的跟班，别人不知道，我晓得的啊，后来是老周先过来，帮着左联藏人，他也是个没头苍蝇的，说文笔哪有恨水那个底子，那会儿大徐那几个也不算是年青一代，其实也或多或少做过那种政客帮闲的事。</p> <p>B：是的，到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，一帮写惯了“风流史”、“趣史”的人，有一个专丑化别人的道具库，当年逃过批资的大浪，也确实是他写不好，但凡写的还可以就活不到今天。</p> <p>A：那人家比我们活的风光啊，说实话老林的武侠当年是不差的。</p> <p>B：怎么又想起老林了？其实那帮写武侠的也是有公式的。</p> <p>A：说的我们现在没公式一样，怎么？现在还要再次围攻反动文学啊，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汪洋大海？有没有进步这几十年是看的到的，完全说没有也不是，日子不一样了，革命过了。</p>	<p>转而说别人，稍许轻松一点，也有知识分子得理不饶人的酸劲儿。</p> <p>A 说到“恨水”这些反动人士，语言要轻，意思这是敏感词。</p> <p>“围攻反动文学”，是指左翼对鸳派那些作家的斗争。说起来时得意洋洋。同时也是自我解释。</p>
<p>B：个嘛，革命是 ing 的脓不晓得啊！同志啊！他妈的，想当年你个家伙在长乐路的小弄堂屋里厢，看焦木，《工人小史》，欧哟，哭</p>	<p>B 总是比 A 像是懂得多，其实也天真过，定是过去吃了亏，所以显得世故一点。</p>

哭滴滴的，告诉你，我那时候已经在读贡少芹啦，当时我对你的感觉就是好比我是“冷眼先生”看到了工人李大发……

A：是李自发

B：哦，无要紧，管他怎么发的，光叹息，有同情心是不够的。

A：好意思说我，是谁跑到戏院，人家都要落幕了，在那里义愤填膺的喊什么“新戏不象新戏，旧戏不象旧戏”，是不是“现形记”里抄来的？

B：哈哈“从极高的沸点，降到极低的冰点啦”。（老式话剧腔调）

A：神经病，谁知道你在喊什么。

B：总之吧，觉悟上，我还是先走出过一步，和那些革命投机者完全不同的。

A：（停顿）其实吧，那个时候，我的基本底线是绝不写“淫荡”文字，这是底线，把“吟风啸月”都说成是“冷血产品”是没正视写作这个事情。

B：哎，要干嘛，活腻了，一大年纪，你干脆在那个背心上印上几个大红字，“一个人派”，我不跟你的，有问题找警察叔叔，诶，给你拷到肇嘉浜路，把你晒成咸鱼干。

（A 沉默，喝了口水，看了看阳台外的风景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）

A：你啊，其实也是革命队伍里潜伏的流氓派了。

B：哈哈，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，好啦，那就不拷你了，我自己带个手铐去找公安局好啦，我就说我自首，公安干警要问我犯了什么事，我就说，“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礼拜六还在读小说那个人”，说罢我再来一段“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，人皆不欲往戏园顾曲，往往

A 也是当年运动的过来人，所以不比 B 认识上差，只是想法上更理想主义一点，老要强调创作底线，作为独善其身的立场。

A 是心里苦闷的人，也带着少许酸气，苦于不得志，也苦于政治立场的犹豫不决，两边不靠。

B 马上意识到 A 在为鸳派翻案，有修正主义的思想。

A 开始反击了。

B 当然无所谓，也知道 A 有 A 的固执。其中“文言文”部分是篡改过的《礼拜六》杂志开篇广告词。

A 这个时候才进入 B 的语境，也开起玩笑，B 心

<p>酒楼迷醉，往平康买笑，而宁寂寞寡欢，故揶之，望班房里读本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岂不俭而快之？”</p> <p>A：阿呀，先生找死，可以现在就从这阳台跳下去，吧 (pia) 啣一下，沾到地上，然后我就在你身子底下放一本我家柜子里藏得《留东外史》，个嘛也算给你这个诡异的行为加上个引注了。</p>	<p>想你还敢藏黄书，你不也是人么，之前还敢和我唱高调。</p> <p>A 彻底放松，也不绷着了。</p>
<p>B：哈哈，你算报了咸鱼干的仇了吧，还《留东外史》，赶紧交出来。(a 把脸一扭) 欧呦，还什么底线就是不写淫艳，我倒要看看其中哪一页被你搞的乌七八糟，皱皱巴巴，快，拿来。</p> <p>A：诶，我说有你就真信啊，脓不死，脓见不到的。</p> <p>B：怎么，同志你是想让我变鬼来参拜平江先生的大作啊.....</p> <p>A：同志你要克制一下，刚刚才还说革命还在 ing，现在就变成色情狂，要和我们无产阶级文学做最后的抵抗啊，你要真想资一下，我这里有侦探小说啊，《七剑十三侠》，你要我拿给你，顺便借你两节干电池，你好装进你那个破手电里。</p>	<p>立场在这一刻有些变化，AB 两人同命相连，互为损友，以此作为一种取暖，看着一股子一本正经的振振有词，其实说完相互都在暗笑。</p>
<p>B：哦。那原来是侦探小说啊，那我也推荐你一本《不倒翁》好啦。</p> <p>A：那是给我的啊，我以为是给老周和大徐，我怎么敢要，不配不配。</p> <p>B：有啥不配，反正你这种趣味主义的人，也离现实主义越来越远，我劝你写写诗好啦，也不要写新诗，就写古诗，好哇啦。你嘛，写诗也许是可以的，把什么新月那帮人都能写醒了，不行搞搞翻译，翻译安全。</p> <p>A：安全个屁。</p> <p>B：不，我说的不是文学翻译，我说的是什么农用拖拉机使用说书的翻译，嘟嘟嘟的，反正乡 母宁也分辨不出你是不是什么复古派。</p>	<p>这两段比较长，也是二人精彩编纂的戏剧时刻。</p>

<p>A: 我看光给你瘪掉的身子底下放本平江先生已经不够了，你这家伙口水一堆堆的，那几年还什么精神性精神性的敲锣打鼓，其反动的本质已经是对革命的腐蚀和破坏了，天天站在道德高地指桑骂槐，义愤填膺，行动派的样子倒是演的很像啊，你应该去上戏啊，当个客座讲师，反正你也是戏园里泡大的，后来还演过王二小，哎呀，绝了！来个沪语王二小。</p> <p>B: 阿呀，汗毛竖起来了，这事你还翻的出来，记忆力惊人啊。哎？说王二小，我就想起嘉定有个精神病院，一到礼拜六，就组织男女病人排练合唱，合唱的曲子就是“王二小放牛”，哈哈，人家那个合唱队是有名字的叫“佛洛伊德合唱团”，你不行也可以去那里，当个社区志愿者嘛，没事吹吹气球，把怨气吐在红红绿绿的气球里，吐的缺氧了嘛，好办了，心里怨气平了，也就无怨无悔，免得握着派克笔含沙射影，搞得居委会大妈欠你铜佃（dong di）一样。</p>	<p>A 带一股老上海的骄傲劲头，也是被 B 的油腔滑调带入的。</p> <p>B 这个时候反而开始略微平缓。但也是话里带刺。</p>
<p>A: 你又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，个嘛是美国次老还是苏联瘪三派来的，是间谍啊，搞得我跟阴谋论一样，是同志就不要游戏批评，是不是到了礼拜六就不能严肃？（停顿，之后暗暗的坏笑说）上班的时候和写报告文学那帮阿猫阿狗又喝茶又下棋，不亦乐乎啊。现在还在谈守旧还是革新，你落后了吧。</p> <p>B: 当年最恶毒的说法是“文妖”，文字的文，妖孽的妖，是“该死”的东西，朋友啊，小心被冠以“复辟”二字。（用手比划）</p>	<p>A 有点跟不下去了，开始有点认真了。</p> <p>B 一看 A 认真了，那么上个厕所缓一缓。</p>
<p>A: 谁搞复辟了，你勿要乱讲，怎么又开始变了，什么小道消息让你又勒紧裤腰带做人了？搞修正的人当初是你不是我啊，我看你还是精英主义的脑子，骨子里就是反“下等人”，到现在就是反人民了。你以为就你精通戴帽子，哦，各则帽子长的、短的、胖的、瘦的，就你看得到？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但就你那张嘴，要出事也是嘴上出事，未必是写出来了什么，我可能和你想法一样，我嘴上不多说的，但是该写还得写，该好好研究的，也不能这样耍腔耍调就过去了。</p> <p>B: 哈哈哈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</p>	
<p>A: 大的小的，要我给你拿本《良友》？</p> <p>B: 册（不屑）</p>	
<p>(B 离开座位，A 独坐不语，镜头排着沉默的 a，背景声是 B 小便的声音，哗啦哗啦……，B 快要尿完时，一阵苏爽，于是开始朗读诗句。</p>	<p>A 的无声表演，心想必须要有点底线。</p>

<p>镜头继续指向 A。)</p>	
<p>B：自从我披了一袭青云凭靠在渺茫间， 头戴一顶光华的轩冕， 四下里拜伏着千峰默默的层峦，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， 你们这下界才开始在我底脚下盘旋往来—— 自从那时候我便在这地角天边 蘸着日夜的颓波 (A 咳嗽一声，打断)</p> <p>(B 回到画面中。)</p> <p>A：行啊，孙先生附体了又，您先渺茫着，我也去去就回。(说罢走画面)</p> <p>镜头指向 B，背景是 A 小便哗哗啦啦的声音。</p>	<p>这一段主要是 A 表演，B 只作为画外音。</p> <p>A 见 B 小便时，站起身踌躇的望向阳台外，听见 B 念诗时，心中暗笑，心想这家伙比自己还要腐朽 (玩火)，竟然念起新月派 (被批) 的诗，居然还来劝我，谁还不知道谁啊……</p> <p>B 回到画面中，见 A 也要小便，于是，也站在阳台上像花园望去，背影中露出一副无关紧要样子。</p> <p>A 回来见一侧的躺椅，便躺在躺椅上。</p> <p>B 不在看阳台外，面向 A。</p>
<p>B：新诗，曾经也新的，新的阶级需要新的形式，现在的阶级是什么？需要什么？你说说看？(停顿) 你看我们待得这个地方不错，有露台可坐坐，花园里有围栏，一般人进不来，哎呀 (一拍大腿) 我……我……我想起我老师，对，姓赵？当年是演过文明戏，那个是可是皇后剧院的，后来我见过他演《上海的屋檐下》，是个厉害的人，但也是个一根筋的人，容易被情绪牵动。反正啊，最后，都是会被搞下来的，他其实也算是机灵的了，就是命啊……</p> <p>A: 哈哈哈，哎呀，我发现同志当中其实有潜伏着的浪漫派的宿命论者啊，看来封建残余势力依就不屈不挠，嘿嘿，还劝我呢，你刚才这个“一袭轻烟渺茫间”啊，真是给我不少启示啊。</p>	<p>这次重回作为，是一个转折。节奏开始逐渐深沉，B 小便过后，开始聊政治立场的问题了。</p> <p>A 显然有点不太习惯，还在可以调侃。</p>
<p>B：我看是尿骚味给了你启示吧。</p>	<p>B 开始逐渐认真。</p> <p>A 也逐渐进入。并且说出二人共同的社会境遇。</p>

A：都算吧，哈，我其实想到了阿呆的《往那里逃》。

B：你这礼拜六的余孽啊，哎呀呀

A：我们可以批判嘛，比阿水好些吧。

B：内容上不得不说要扎实一些，有生活体验的，特别是你说的《往那里逃》……说批嘛，也就是阶级立场上的事，政治上这些人没办法，哪看得到今天，“事变”的时候我们是幸运的，有一帮子荷尔蒙带着你喊，催着你写，同志们围绕着的，那段时间到是躲过去了。

A：所以这么多年，你我都在逃啊，只是阿呆提前希特了，跟他妈阿水一样，（学广播，义正言辞的说）：都是追求“永久生活”的小市民阶层，是封建欲孽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混合体”，（变回原声）就像葱油和面，搅来搅去不分彼此。但我们最终还是他笔下那个“熊先生”。

B：剩下的也都是些空想和梦呓，所以说不要随便碰“哀情小说”，这就是小说中的“文明戏”，千刀万剐，下十八层地狱的臭老九，妈的。

A：诶，这也是底线，你那时候没少骂，现在呢？

B：再来一次，我也还是会骂的。

A：那你可就双标了啊，我发现你啊，比较分裂啊。

B：呵呵，我没你分裂，当年你帮着老夏，大个儿几个人搞声讨。然后鸳派几个鸟人没钱，你还资助，当过孟尝君吧，哈哈，柜子里藏着平江的淫书，白天还要帮写大字报。所以啊，不要动不动就用分裂来批！……做立场坚定的教条分子，还是怀旧伤感的小资，都他妈是

<p>一回事。</p>	
<p>A: 你不要这么消极好不好，你这是虚无主义，最后的结论就都是命，最后这事儿就不用聊了，你这是话题终结结论调，问题是要分析的呀，你是有分析能力的啊，那几年我是很佩服你的，大家都一边倒，你站出来说要肯定这些毒瘤们用的语言是可取的，对照旧时代、旧文体是有进步意义的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肯定过《啼笑因缘》里技巧也好，结构也好，是不为无益的。说过的吧？</p> <p>B：“不为无益”就叫肯定了？</p> <p>A: 诶，个嘛那个时候，你这就叫创作上的理性分析了，不象某些人趾高气昂看都没看，还在文章里写着，（阳萎腔）这些东西根本不用看，随便一翻就知道是“该死的”。</p> <p>B：哈哈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妈妈的，这人现在还活着么？</p> <p>A: 没联系，谁知道呢，不关我们什么事，不过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都是，只是不会说“随便一翻，就晓得”这样的话。</p>	<p>B 开始内心的愤恨从“臭老九”开始涌起，说的好像是别人，其实也暗指自己的遭遇。</p> <p>A 试图戳穿 B</p> <p>B 觉得五十步笑百步，你居然又想站道德高地，省省吧。</p>
<p>B: 傲慢，革命给了人底气，估计这会儿正在哪个角落里勾心斗角呢。</p> <p>A：这个没必要揣测…… 哎，哈哈，你到时可以调查一下，另写一篇黑幕。</p> <p>B：笑话，乖乖，这样的人也配做黑幕，黑幕要写就写大多数人都知道的，这人我现在都叫不上他全名。</p> <p>A：批来批去，这种人最后成了滥调四六派，无非是把香艳之词换成了新时代的口号。</p> <p>B：这话别出去说，特别是大徐他们几个，妈的要你小命了。</p> <p>A：哎，累啊，旧的嘛，也不都坏。</p>	<p>这些话了体现里两人都夹在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的毛左思想和“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”趣味之间，左右摇摆，两边都进不去。</p> <p>这个时候的谈话，两人算是真正进入一种严肃交流。</p>

<p>B：什么旧的？（话题沉默了片刻）</p>	
<p>A：（喝水）你以前读过《池北偶谈》么？</p> <p>B：哈哈，《聊斋》倒是读了些的，没什么意思。你怎么最近松动了，开始玩晚晴了？</p> <p>A：哎，也不是，只是觉得这个事情要重新看看，年纪大了，觉得有些东西，不看对不起自己。我听说老周那里有套清末的孤本，他舅舅被搞死之前，他偷偷藏了些书。</p> <p>B：他舅舅作甚的？</p> <p>A：不清楚，据说是个师爷。</p> <p>B：笔记派，夏老师分过门类。哎，这些人建设文学革命论，自己又给建设进去了。啥有毒啥有益，一个个给你摆好了位置，天真啊。</p>	<p>A 语言节奏上平缓。语言中等。 B 语速快，但回应时略微停顿一两秒。</p>
<p>A：有的人啊，还是善的，有个善念在。</p> <p>B：说谁啊？大多数人是没有大恶，也不是什么军阀买办，或者叛国贼，恶能恶到哪？</p> <p>A：你也知道谁在老在背后搞我们吧。</p> <p>B：诶，同志啊，这事不能再说了，知道就好了。（静默，都不说话了）。</p> <p>“武器”并不是粗劣的，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，无论政治上怎么样进步，也是没有力量的。（毛语）</p> <p>A：欧呦，背的很熟啊。</p>	<p>A 开始变得比较从容，也想转移话题。</p> <p>B 也想缓缓，所以基本也面无表情，听听还能聊些什么。</p>

B：这个视野要佩服的，最后还是争不过的，我们可能注定是在活在“新民主主义”里面，去了延安是不是就好了，呵呵，运命没在那里，那怎么办？

A：怎么写，写什么，都说的清清楚楚了，那能怎么办，搞多元，是找死。

B：去过苏联又不一样了，呵呵呵。这也是命，我们是那个命最苦的。

A：好啦，这样说下去没意思了，我家呢是苏州横泾一代村子里的，我阿爸跑出来念书，也算到了上海。你多少也是下只角的老户了。

B 有点不耐烦，觉得 A 在打圆场，不和自己深入说事情，反倒说起道德层面的善恶了。

B 在这里显露出读过毛泽东思想，强调文艺的政治性。这种忽然向左，让 A 有点诧异。

B：我说的不是生活，人呐，是有历史局限性的，去苏联，或者留在延安，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历史，为什么给这些派别分清类型，划出等级？你想过么，那是要给我们这些人定位啊，干嘛要定位？哈哈

A：去香港也许就不一样了。

B：后悔了？去了香港，你就不会认识晓君。

A：她毕竟是组织上的人，我也算是个老光棍了，配不上人家。

B：你看，这不就是我说的等级，说白了，我们写的东西有没有“实践性”？

A：有些人很快就想明白，变得很快。

B：留日那帮，呵呵，本来就是他们在牵头嘛，30年代左联一成立就跑回来了。

A：我说的不他们，他肯定啦……哎，

B 坦言了虽然了解延安，但人不在延安，没有那个进入的热情。

A 在这方面假装没有太多领会。想岔开话题。

B：嗯，是啊，最后是我们扔不下，还好的是大家意识到了，当时多多少少都迎合了一下，但是问题也是很严重，以前嘛，斗的是外人，即便也是模模糊糊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但“该死的”也都在那里。还都是公开的论战。后来就是关门斗了，到现在很多人也不说这事了。（停顿），我不认为我是分裂的，相反我觉得我自己更完整。

A：再完整那个舞台也是缺失的。

B：这话说的。（停顿）人嘛，总会跌跌撞撞，有一天他们“制度性”的保证一旦降临（停顿），就再没有我们喘息的机会了，但是为了那个所谓的“自由”，值不值得牺牲，或者值不值得那么“无畏”呢？

A：你想的太多了吧。

B：多么？你完全不想？

A：这不是我能知道的，你也不知道。

B：这个时候有“去政治”的脑子是糊涂的，我们在经历一个转折。

A：我们经历过很多个转折了。（沉默）

B：我不是说“五四”的事儿。我是说这个事儿到今天结构性的轮廓在被强化。而非弱化了。

A：说说看。

B：社会政治和文学关系密不可分，这无需多言，但凡胜利之后，庆祝的歌谣背后是不会有百花齐放的，一种声音会逐渐成为主导，或者说会突然成为权力意志，它的变量只会成为一种“唯一性”。

B 咬住不放，非要说说看。

A 觉得要聊就聊吧，也没什么。

所谓的“后来”其实是解放后的事情了，也就是文代会对左翼文联内部的肃清。清晰的定位和归类了对与错。

B 说到这里也知道说不说都一样。但就是忍不住要想，忍不住要说。

<p>A：但未必要一定要活在这个急转的阴云之下。</p> <p>B：我理解你说的，同志啊，希望你不是那种荷尔蒙驱动的乐观主义者。</p>	
<p>A：我不是乐观的人，看《工人小史》时也许是。“孤岛”时期就走出来了。</p> <p>B：自我认识是一道槛儿，说别人和说自己有时候是两回事，张王李赵一类东洋回来，早先也是被骂是孤儿，我看孤儿到不是可憎的，想回却回不来，而有人一回来就找到了组织，有人继续做浪荡子，毕竟是富家子弟，这是阶级局限。</p> <p>A：我看也未必是阶级的事，我们中间之后也有些小康之中产分子，觉悟也是高的，加上见识，也有那一分田地。</p> <p>B：嗯，那些人是教育的好，倒不是学校给的，还是伙伴交的好。</p>	<p>“到今天结构性的轮廓在被强化。而并非弱化了。”</p> <p>B 的这句台词是关键，说的也是今天，也是过去。</p> <p>A 是认同的，只是不会以这种方式谈论。</p>
<p>A：但细细想来，也未必是好事。这些里大多是有才华。那些年有的在沦陷区，有的在解放区，虽说都在新“文学”的路子，但也是一棵树上的俩果子，阳光多的味道甜，阳光少就酸涩了。</p> <p>B：那你自我反思了么？你是那个甜的还是酸的？</p> <p>A：这个留给历史去说。</p> <p>B：历史不是人写的么？你希望是谁写？</p> <p>A：（苦笑不语）</p>	<p>两人这时的对话已经是交心了，没有什么防备，也认真、沉重、也无奈。</p> <p>B 也显得十分有分析能力，包括对当下的认识。</p> <p>“浪荡子”在 30-40 年代有，在今天的艺术圈也突然变多，所以有这层指涉</p>
<p>B：那我自我审查一下，我呢，可能是个酸的，在沦陷区过活的，就是没那份乐观，也许就是你说的分裂症，是个进化了的“一个人派”，呵呵，到今天都不好定义，所以苟且还能活着聊聊天。</p>	<p>这时候的笑都是欣赏的笑。</p> <p>取暖之意尤为浓重。</p>

<p>A：所以我之前的说的“命运”啊什么的，也不是宿命论那种虚言妄语。这是“两个中国的命运”的那个“命运”啊。</p> <p>B：哈哈，算你厉害，这种引注你不加个注释可不行啊，哈哈。这么说下去你就是能活下来的，是有“进步主义者”姿态的。</p> <p>A：这也算个“姿态”，像你早先说过的，今天这个局面光有“姿态”是不够的。</p>	
<p>B：那先生您好好的提高自觉性嘛，连画漫画的那群人都已经开始自我批评了。是不是不要落后？</p> <p>A：你这话说的有点酸啊，瞧不上我们米先生？</p> <p>B：哪敢，米师乃先行者，但新作上有序言，你读了？</p> <p>A：读了的，和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嘛，但估计逃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</p> <p>B：哦？你会预言啦？先生会算命了？算算我的如何……哈哈</p> <p>A：我和他们早先是有来往的，美专里也待过个把时间，可能真不是那块料。</p>	语言平缓
<p>B：对，阿呀，你是有在《时代漫画》里写过短短小杂文吧，自己配的图画？</p> <p>A：嗯，也就年轻的时候老先生还在的时候做过两次，之后在就没有了，兴许是画的差，人家也不便说。</p> <p>B：也没准是写的不够好吧，哈哈哈哈哈。</p> <p>A：（笑而不语）</p> <p>B：我是不完全同意自由派对文学的理解的，过分的去政治，去宗教，等于去掉了意识形态，但矛盾也是在这里。</p>	<p>“米师”指的是民国讽刺漫画家米谷先生，民国是专画讽刺批判漫画，可 47 年自己的漫画集中，开篇就自我反省式的写序说“我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人，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”好让自己改正一类的话。</p> <p>这段对话节奏可以略快。</p> <p>话题逐渐轻松一点。</p>

<p>A：我完全理解，但不从这个“漩涡”中抽身出来，又怎么具体谈文艺呢？但我说的也不是所谓的“第三条路”，这事最近和周徐二人也聊起过。</p> <p>B：哦？他们什么态度。</p> <p>A：就是没态度。</p> <p>B：不会吧。</p>	
<p>A：周倒是提到所谓“新方向”，但是具体他说不清，估计是迫于压力，你知道的他是有历史负担的人。</p> <p>B：我看是你在美化他吧，要小心这些“集团主义”。</p> <p>A：哈哈，倒是人家觉得我们是那个“集团主义”吧。</p> <p>B：怎么？你我是英美法回来的那些“流浪儿”么？流浪儿都是在一起的，能取暖，也好取个暖。说他们是“集团”，我看再真切不过了。所以老周他们现在是被“巩固和扩大”的对象吧。</p> <p>A：哈哈，论见识有些人，也许是有的，但有些人估计也就是去花天酒地的玩了一圈。</p> <p>B：哈哈，对，都是读《留东外史》去的吧。</p> <p>A：那你是高看他们了。这些人要能做点闲书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。</p>	<p>提及“态度”有开始紧张一点。</p> <p>B 重申了自己对“那些人”，没有好感，实则也是个性情之人。</p>
<p>B：有一帮还真就是一群“精神梅毒”患者啊。</p>	<p>A 也要打打圆场，实际上 A 看起来更加会自我调解，于是话题更加抽象。</p> <p>B 也只能哈哈一笑。</p>

A：哈哈哈哈哈，你啊你啊，也学会了一棒打死的能耐，之前不是还强调过技巧和思想是两件事。哈哈，杨某人确实是在写实小说上更进一层，受过了“科学的洗礼”，解剖心理学的手法，写唯物论进化论的思想，法国左拉、莫泊桑几个人，正是这一派。

B：哈哈，你仔细看看那满纸“桃花其面，杨柳其腰”，罢了，罢了……

A：你太苛刻了吧，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，别这么光棍下去了。

B：我一把年纪，有自知之明（沉默），也许在重庆也就没事了……

A：也许啊，不在这世上就没事了。（苦笑）

B：哈哈（无奈，摇头）